



夏 衍 选 集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朱成蓉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版面设计：陈 维

书名 夏衍选集·第二卷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8年7月第一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21.375

印数 1—500 册

字数 443千

ISBN7—5411—0034—0/I·35

定价：（精装）8.5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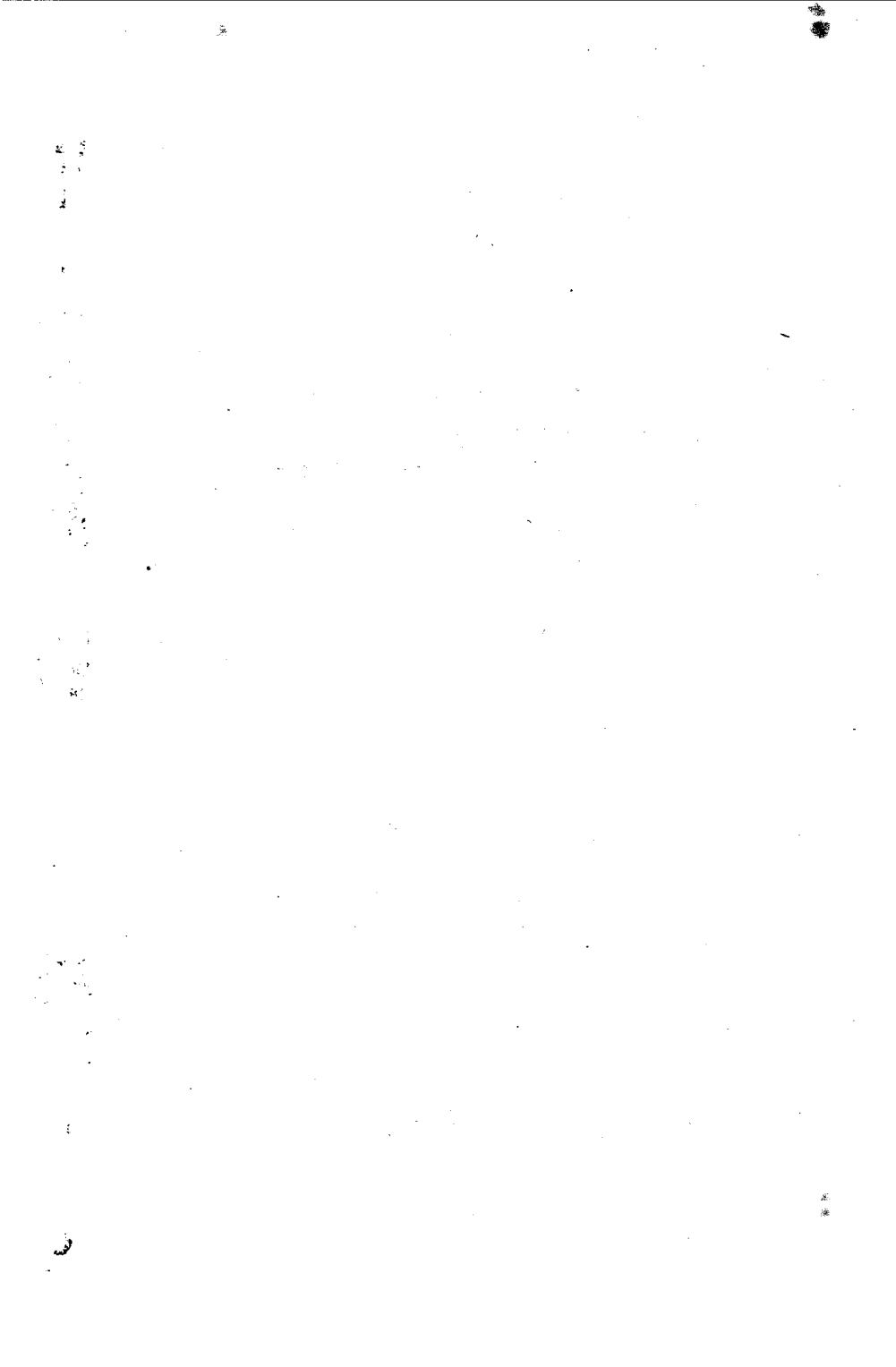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五十年代留影

目次

芳草天涯	1
考验	121
都会的一角	219
中秋月	237
赎罪	255
啼笑之间	273
春蚕	289
上海二十四小时	321
祝福	337
林家铺子	385
革命家庭	445
烈火中永生	513
憩园	627

芳 草 天 涯



人 物

孟文秀

孟太太

许乃展

孟小童

尚惠敏

石咏芬

时 代

民国三十三年春天到秋天

地 点

广西省的桂林及柳州

第一幕

〔民国三十三年春。〕

桂林，太平洋战争之后的西南一个最重要的文化都市。

月牙山附近的一间简陋的瓦盖平房。后面是一片竹园，屋前有一片空地，正面是一间客室，客室左右是两间狭长形的厢房。是一种战时性的临时建筑，泥糊竹壁，但是因为主人是一个新闻记者，所以在寒素之中，也还布置得楚楚有致。未能免俗的书画，杂陈着书报用具的长桌，供着一瓶杜鹃花的小圆桌子，不很调和的两把藤椅，和必要的书架，衣架之类。

太阳从前面空地斜射进来，在墙上稀疏地画出了瓜棚的投影。中间挂着一幅对联，笔酣墨饱地写着“斗酒每因知己醉，文章不为稻粱谋”这十四个大字。

〔三月，一个相当暖和的上午。〕

〔孟文秀，五十二岁，年轻时在美国念政治经济，回国后在上海一家相当有地位的报馆当过主笔，但是在大事上不善迎合政治气候，小事情上不会敷衍取巧，所以几次碰壁之余，就在香港的一家二三流的华侨报馆当了近十年的杂牌编辑，年轻时代的锐气渐渐的消磨尽了，世俗的毁誉也就不很放在心上。香港沦陷之后，辗转逃到桂林，在一家日报担任了一个相当清闲的特约撰稿，忧患与坎坷在他脸上刻画了皱纹，两鬓间也有了白发，可是面色红润，还是相当的康健。年轻时代曾经是一个全盘欧化论者，所以一直穿着已经相当破旧的西服。

孟太太四十六岁，瘦长个子，脸上带着病容，这是香港逃难归途生了一场重病尚未恢复的原故。在香港耽久了，所以相当懂得打扮。唯一的爱子早在西南联大念书，所以一直过着非常清闲的生活。

〔幕启的时候，孟太太从菜场买了菜回来，似乎很性急地整理了一下家具，看了一下时间，到厢房门口去张望了一下，然后提了菜篮回到厨房里去。

几秒钟之后，大概是一个邮差经过，看不见人，喊了一声“收信”，就从窗口丢进了一束报纸和信件。

远远的漓江船夫吆喝的声音。

远远的人声，孟文秀提了一只箱子，满头大汗，从左手登场。他的好友尚志恢跟在后面。

尚志恢，四十二岁。瘦弱清癯，修眉巨眼，穿着一件半新旧的直贡呢长袍，朴质之中露出一一种有教养的风度。

孟 （充满了愉快的声音）笑话，我提不动？你真当我老了？哈哈……

太 （迎出来，堆着笑）啊，尚先生。

孟 （把手提箱提得很高，什么也不理会地继续讲话）告诉你，逃难的时候背了行李，我还一天赶了九十五里……

志 （看见了孟太太，很快除下帽子，笑着说）孟太太，好吗？三年不见了，身体完全恢复了没有？（看了一下这间屋子）唔，地方很好。

太 （接过了文秀手里的箱子）多谢。（向外面望了一眼，意外地）怎么，尚先生一个人，太太呢？没有来？

志 （支吾）唔，她……（停了一下之后）没有来，耽在家里。

太 （为了表示失望，表情有一点夸张）这为什么呀，不一起来，你们又没有孩子。（边说边把客人让进屋里，回头对文秀，低声）没有行李？

孟 （好象没有听见）啊，热得很，桂林的天气啊……请坐，你累了，从火车站到这里，算远不远，算近不近……（脱下上衣，胡乱地望椅子上一丢，对太太）对不起，太太，给端盆水好不好？瞧我满身是汗。

太 （没有理他，接过尚志恢的帽子，殷勤地）随便一点，尚先生，屋子里乱七八糟的，不成个样子。

志 （欠了欠身）哪里，这不是很……

孟 （接过话来）咳，打仗吗，管得什么，聊避风雨，已经够了，哈哈。（摸出一条手帕来揩了揩汗，拉过一把椅

子来坐在志恢对面，兴冲冲地）紫晖，不论怎么说，你太太不来，这对我们总是一个很大的失望。（望了他太太一眼）她呀，昨晚上忙了半夜……

志 （低着头）那真是太……

孟 （对太太做了一个作弄的表情）太太，这不是我在你面前夸奖别人的太太。讲起咏芬，不论在什么时候，我总要替她捧场，只有她，我说，够得上说是一位合乎现代标准的……文化工作者的太太。讲气质，讲学问，讲为人……

太 唷，又是你，昨晚上不是我先说，尚太太真是一位……

孟 （拦住了她）好好，算了，在这一点上，总算咱们俩意见完全一致。哈哈，好吧，给端盆水吧……

太 （瞪了他一眼）瞧你，人家尚先生来了，谈几句话，你就这样那样的……

孟 好好，我自己去。可是，太太，客人来了，总得倒杯茶吧，有开水没有？

志 别客气，老孟……

〔孟太太急忙忙地拿出茶杯，从热水瓶里倒水冲茶。〕

孟 （舒服地伸直了腿，摸出一个烟斗来抽烟）紫晖，一路上走了几天？广东方面……

〔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青年直闯进来，这是许乃辰，二十五岁，相当的结实高大，红润的脸，淡灰色的西装。似乎跑得很急，把上衣挽在手上，额上淌着汗珠，一进门略略对文秀点头招呼了一下，看见有客，就很快地一转身走向右边的前厢房门口，叩了两下门。〕

许 小云。

〔孟太太回头来对他投掷了不欢迎的一瞥。然后冷冷地。〕

太 还没有起来。

孟 （怕太太的冷淡会引起反感，陪着笑）有什么事吗？小许先生，她昨天晚上回来得很晚。

许 （勉强地一笑）我知道。可是……（又重重地叩了两下门！高声地）小云！

云 （门里，带睡的声音）谁呀？

许 是我，九点半了。

云 （娇慵而带媚力的声音）等一等。

〔志恢抬起头来，将这位莽撞的青年打量了一下，于是文秀趁小许有一点进退失措的时候，上前一步，对志恢——〕

孟 这位是许乃辰先生，（然后回头来用郑重的调子对乃辰说）这位是尚志恢先生，有名的心理学家，中山大学教授。

许 （有一点意外，仔细凝视了一下，然后殷勤地）久仰得很。（伸出手来）

志 （握了握手）初次见面……

〔这时候前厢房门无声地拉开，轻盈地走出了一位浓纤适中，修短合度的少女，长眉善发，大而黑的眼睛，统直的鼻子下面是一片娇艳的朱唇。绣着一个小红字的白衬衫，深蓝色的男装长裤。当她穿着拖鞋的一只脚跨进客堂的时候，发现了叔叔家里来了一位生客，好象吃了

一惊，轻轻地耸了耸眉毛，便又惊鸿一瞥地退回去了。

孟 小云！（看她走了之后，回头来笑着对志恢）时代尽管时代，女孩子们没有梳洗之前，怕见生客，终于还是没有例外。哈哈……对了，这是我的一位远房侄女，一直耽在上海。

志 （目送着她的后影之后）噢，才来的？一直不曾听你说起。

许 （向厢房走了两步，看见小云又进去了，只能回过身子，若干拘谨地，向尚志恢说）尚先生从广东来？这一次是——

志 哦，没有什么事，只是看看朋友。

太 （从桌上拿起那束方才邮差投进来的信件，看了一下，好象有意使乃辰不快似的）请你带给她吧。（自言自语）咱们那位侄小姐呀，每天邮差来的时候总是这么一大把。（象是问人，象是自语）哪来的这么多的信呀？

许 （接过来随手翻看了一下）唔，都是她从前学校里的那些同学。

太 （有意）噢，她的同学？她在上海的同学都到桂林来了！（故意讽刺）好象有封重庆来的航空，那名字不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？

孟 （不让她发展下去）太太，到后面去张罗一下吧，让许先生跟尚先生谈谈……

太 （冷笑）好的，你们谈谈，怎么的，小云还不出来？
（这才走向后面，给文秀挂了衣服）

许 （重新面对着志恢）尚先生以前在上海……

云 （在房内的声音）小许，进来。

许 （几乎是反射地站起身来，连忙向志恢）对不起，就来。（一溜烟的走进厢房去了）

太 （站在到后边去的门口，鼻孔里哼了一下）这是个什么样子。清早就来，深夜不走，一会儿吵架，一会儿又手牵了手出去……

孟 （拚命的对太太摇手）嘘——（低声）会听见的。

太 （反驳）怕什么？我偏说。（然后解嘲似的对志恢笑了笑，回到后边去了）

孟 （目送太太走了之后，把椅子拉近志恢，低声地）喂，老尚，这是一种什么心理？太太们上了一点儿年纪，对年轻人的——特别是对年轻人的男女关系，总是看不顺眼，哈——（好象怕被别人听见，连忙把笑声煞住，望着志恢）

志 （沉默了一下，不回答他的问题）这位许先生是——

孟 （喷了一口浓烟）他，小云的朋友，（微微的一笑）不，应该说，她的朋友里面的比较的亲密的一位。

志 （笑了笑）不，我问的不是这个问题。

孟 噢，他是漓江中学的文史教员，人很不错……唔，对了，咏芬在上海的时候，办过补习学校，现在，没有在外面做事，兼一点课，或者……

志 （敛了笑容，低声）没有。

孟 那，为什么？你们又没有孩子，她正可以……

太 （依旧禁不住兴奋似的端了一盆脸水进来，插嘴进来）你们在说尚太太？

孟 对了，我在说，家有贤妻，是人生的一大幸福……

志 （好象不愿把这话讲下去的样子，站起来反背着手，望着挂着的书画，故意把话题拉开，回头望了文秀）唔，这对联，有意思，这正好表现了你的性格。

孟 哪里哪里，这年头儿，哪儿还谈得上文章？剪刀浆糊，剪剪贴贴，还不是为了生活。哈哈……

太 （插嘴进来）真是不怕尚先生笑话，讲生活吗，越过越不象话，这一年来，桂林的物价……（把一块绞好了的毛巾递给志恢，很快地继续下去）譬如买一块毛巾，就得化上四五百块，讲起来，真象是做梦……

孟 （拦住了她）唧唧，又是这个问题，太太，老朋友见了面，讲讲别的好不好？哈哈……

太 （根本没有理会他）尚先生，你看，这场仗还要打多少年呀？真的要打到……

孟 （瞟了她一眼，抢着说）唔，日子也过得真快，紫晖，两年多不见，我看你也苍老得多了……

志 （振作了一下，浮着微笑）是吗？（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有深意地反问）你看我老了？

孟 （再将他端详了一下）唔，有一点……有一点憔悴，你太辛苦……

太 （殷勤地递了一枝烟，边说）别信他胡说，我看尚先生反年轻了。

志 （欠欠身）多谢，我不会。（然后面向文秀）不，老孟讲得不错，我自己觉得这两年确是老得多了。老孟，世界上有白了头的青年，也有三四十岁的老者。我说，心

的苍老，比身体的苍老还要可怕。

孟（似乎感到有点意外）什么，你说，你心老了？笑话，我不相信……

志（依旧带着寂寞的微笑）不信，可是我自己有这种感觉。

〔孟太太不欢喜谈这一类问题的，自己点上了一枝烟，又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跑回后面去了。〕

孟（回头看了他太太一眼，把椅子拉近一点）为什么？

志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孟（突然的纵声大笑起来，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志恢的肩膀）还亏你说，一个专攻心理学的教授，不知道自己的心为什么苍老？哈哈……（然后很快地收住了笑）你有什么麻烦？在学校里有什么麻烦？还是地方上，说说……

志（似乎不想继续下去了）好啦好啦，你别太严重，让我们谈谈别的事吧，这屋子一共几间？自己盖的？

孟（迟疑了一下，感到了对方的忧郁，只能随附着他）自己盖？嘿，这年头儿谈何容易？单讲租地，也化上了两万五千……

太（端了茶盘进来，给志恢酌了一杯茶，用感慨的调子说）没有佣人，什么都得自己动手。我们这位先生嘛，又是天生的穷人贵相，茶到手里，饭到嘴里，什么事情都懒得沾手。

孟 嗟嗟，一见面就暴露！可是，老尚，我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反证一切。太太，这泡茶的水是哪儿来的？不是我一